

The cover features two vertical red borders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Each border contains five white line-art illustrations of Peking Opera masks, arranged vertically. The masks represent various characters, including a general with a crown and long beard, a female role with a flower in her hair, a face with a white and black pattern, a general with a crown and long beard, and a face with a crown and circular ornaments on the sides.

玉簪記

京 劇

范鈞宏改編

北京宝文堂書店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4号

北京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本

統一書号：10070·237 字數 22,00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frac{1}{4}$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500 册

定價 17.10, 12 元

前 記

青年書生潘必正，在臨安應試未中，羞歸故里，路過金陵時，因女貞觀觀主是他的姑母，便投到觀中寄居讀書并認識了陳妙常——一個聰明、熱情而又喜歡音律詩文的年輕道姑。

潘必正、陳妙常二人情趣相近，常常在一起撫琴談詩，由互相了解而發生愛情。起初陳妙常受了祖教和戒律的束縛，還有些拘謹矜持，不敢明白表示對潘的愛慕；後來由于在詩詞中暴露了自己的心情，被潘發覺，才公開地和潘相愛，并以玉簪作為定情之物。

潘必正的姑母發覺了潘、陳正在熱戀，按照她的看法，這不但要敗壞清規而且也會“斷送”侄兒和女徒的前途。所以她就強迫潘必正離開金陵再去臨安；並且不許潘必正和陳妙常最後話別，親身送他到江邊。

潘必正乘船去後，陳妙常也逃出女貞觀趕到江邊。她急于雇船，偏偏又遇着一個善良而又風趣的老船翁。老船翁看透了她的心情，和她開了一陣玩笑之後，終於幫助她趕上了潘必正。

在老船翁向這一對青年男女揮手告別並為他們未來。

的美滿生活表示祝賀時，潘必正和陈妙常并肩立在船頭，愉快地馳向臨安去了。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文学组范鈞宏根据昆曲《玉簪記》（明·清涼作）、川劇《玉簪記》（西南川劇院整理）及河北梆子《陈妙常》（樊欣、范鈞宏等改編）整理的，并由中国京剧院演員侯玉兰、江世玉及杜近芳等先后演出。

剧中人物

陈妙常(旦) 妙真(旦) 妙云(旦) 妙空(旦)
妙清(旦) 老观主(老旦) 香火道(丑) 潘必正(小生)
进安(丑) 二娃子(娃娃生) 鼈霸(丑)

第一场 投 观

布景：女贞观经堂。

人物：陈妙常、妙真、妙云、妙空、妙清、老观主、香火道、潘必正、进安。

〔前奏曲。〕

〔幕启。〕

〔音乐声中，陈妙常、妙真、妙云、妙空、妙清上，参拜茗蘄。〕

〔老观主缓步上。〕

〔陈妙常等参拜老观主，乐声止。〕

〔香火道上。〕

香火道：（念）老迈龙鍾、眼花耳聾、

一尘不染、四大皆空。——

启禀观主，門外有一个年輕的相公拜訪。

老观主：哦。年輕的相公？可是平日的施主？

香火道：不是施主，是个投亲的。

老观主：投亲的？你可曾問他姓甚么？

香火道：問过。

老观主：他姓甚么？

香火道：他姓……啊，观主你姓甚么？

老观主：哎，我問的是他，你問我個甚？

香火道：只因他与观主同姓；我忘記了他，就想起了

你，知道了你，自然就曉得了他。

老观主：不要罗索了，待我前去会过。——說我有請。

香火道：哦哦，有請。

〔陈妙常下。〕

〔老观主出迎。〕

〔潘必正上，进安排行李担子跪上。〕

潘必正：只为落葉聲，特来把亲投。——姑母在哪里？

姑母在……

老观主：（出門边走边說）是哪一位？

潘必正：啊，姑母……

老观主：哦！敢莫是必正侄儿么？

潘必正：正是。

老观主 哎呀！多年不見，我几乎不認識你了，快快进来。

〔老观主、潘必正、进安、香火道同进入。〕

潘必正 姑母請上，侄儿大禮參拜。

老观主 一路风尘，不必拜了。侄儿坐下。

潘必正 是。(坐)进安，向前見过姑奶奶。

进安 是。——进安給您磕头。

老观主 罢了。——香公，帶他下面用飯。

〔香火道、进安同下。〕

老观主 来了半日还不曾吃杯茶儿。——徒儿，打茶来。

〔陈妙常捧茶盘緩步走上。〕

老观主 (輕攬和潘必正講下去) 啊，侄儿，你爹爹母亲可好？

潘必正 爹娘安泰，問候姑母金安。

老观主 好好好。

〔陈妙常遞茶与潘必正、老观主后，正要退下。〕

老观主 啊，徒儿，这是我侄儿潘必正。

陈妙常 哦，原来是潘相公……

潘必正 啊，姑母，这位仙姑……

老观主 这是我徒儿陈妙常。

潘必正 陈仙姑，小生有禮。

陈妙常 潘相公……稽首了。

〔二人略注視。〕

〔老观主、潘必正同飲茶。〕

老觀主 啊，侄兒，多年不見，今日因何至此？

潘必正 姑母容稟！（唱西皮搖板）

奉父命到臨安去趕科選，
因急病落第歸簋回故園；
我有心借此地寫溫書卷，
又恐怕常打擾心內不安。

老觀主 啊，侄兒，自家骨肉，何必太謙哪！

潘必正 多謝姑母！

老觀主 唉，我與你父自那年在觀中一別，算來已過十載，思想兄妹之情，教我怎不……（拭淚。）

潘必正 姑母不必傷心……

老觀主 （頓悟）哎呀，罪過，罪過！（發覺陳妙常也在暗中拭淚）啊，侄兒，你落的是甚麼淚呀？

陳妙常 這……師傅與潘相公閒話家常，觸動侄兒身世之感，不覺落淚……

老觀主 嘿！出家人不該有這世俗之念哪！

潘必正 啊，姑母，這也是人之常情哪！

老觀主 唉，我們與俗家人不同啊！——啊，妙常，我姑侄在此敘談，莫要誤了你的功課，回房去吧！

陳妙常 是。

〔陳妙常下，潘必正起身注視。〕

老觀主 侄兒，侄兒。

潘必正 啊，啊，姑母。

老觀主 你看甚麼？

潘必正 看这院内翠柏苍松，青葱可爱，好一个幽静的所在哟！

老观主 是啊，这样的所在，你方好讀書啊。（略想）待我命番公与你在隔壁打扫一間靜室，你安心在此住下就是。

潘必正 多謝姑母。

老观主 只是观中乃清靜之地，諸事須要檢点。

潘必正 是。

老观主 随我来！哈哈……

【老观主、潘必正同下】

第二場 琴 挑

布 景：陈妙常房中。

人 物：陈妙常、潘必正。

陈妙常 （上，唱南梆子）

一池水无端的微风吹动，
却为何这几日心事重重，
珠帘外映月光荷香轻送，
粉墙上搖花影夜色溶溶，
消愁漫把瑶琴弄——
一曲彈向月明中。

連日俗事羈身，未曾整理冰絃，今晚月明風靜，不免彈“潇湘水云”一曲，少遣愁怀。（調絃，撫琴。）

〔潘必正漫步走上，为琴音吸引，凝神聆听。〕

〔曲终。〕

潘必正：（不觉进入）弹得好啊，弹得好！

陈妙常：（又惊又喜）哦，我当是谁，原来是潘相公！

潘必正：小生独坐无聊，闲吟步月，忽闻“潇湘水云”一曲，真乃清响绝伦，不觉漫步登阶，还望仙姑恕罪。

陈妙常：岂敢！我亦因月明如洗，夜色新凉，故而整理冰絃，少遣岑寂，只是指法生疏，难免貽笑大方。

潘必正：仙姑休得过谦。

陈妙常：潘相公请坐。

潘必正：有座。啊，仙姑，小生自到此处，但见仙姑超尘脱俗，非常人可比。适听雅奏，意见不凡，只是琴音之中，似含悲怨，敢问仙姑身世：因何出家至此？

陈妙常：相公若问……唉，相公啊！（唱二六）

承蒙相公来访问，

不堪回首忆前身。

幼习诗书承庭训，

粗知音律解琴心。

不幸爹爹丧了命，

母女相依度光阴。

只望承欢娱晚景，（转流水）

可恨金兵又南侵。

遊難中途迷失路徑，
拆散母女兩離分。
舉目無親離鄉井，
只得投身入空門。
女貞觀學道三年整，
長伴青燈度此生！

潘必正 (不勝同情，微微嘆息) 唉！(唱搖板)
自古紅顏多薄命，
怎得一箇慰冰心。

听仙姑之言，果然身世淒涼，令人酸鼻，只是……

陳妙常 難得潘相公到此，正好剪燭清談，這傷心話
兒，不勝也罷。

潘必正 哦，是是是。

陳妙常 方才我撫琴之后，相公加以品評，必是此中妙
手，就請賜教一曲如何？

潘必正 小生略知一二，怎敢班門弄斧。

陳妙常 休得過謙。

潘必正 還是仙姑再來賜教吧！

陳妙常 (略脫形迹地) 一定要請教！

潘必正 哦，是是是。恭敬不如從命。獻丑了。(撫琴，
吟曲)

姮娥兮清霜，
慘孤飛兮無双，
念寡明兮少陽，

忽聽居兮待得——待得！

出丑啊，出丑！

陈妙常 呀！（唱西皮搖板）

听罢一曲心領會；

何故彈此“雉朝飛”；

分明他还未婚配——（行弦）

潘相公誤彈，乃无妻之曲，他，他，他，莫非他……

（会心默笑，及見潘必正，又矜持，接唱）

故作不解問一回。

潘相公指法精妙，足見高明。

潘必正 哎呀，夸奖了。小生若未遇知音，決不輕彈此曲。

陈妙常 啊，未遇知音，不彈此曲；

潘必正 正是。

陈妙常 此曲乃“雉朝飛”也，相公正當少年，為何彈此无妻之曲？

潘必正 实不相瞞，小生未娶妻呀！

陈妙常 啊？……

潘必正 我实未娶妻呀！

陈妙常 这也与我无干哪！

潘必正 还望仙姑你……

陈妙常 啊？

潘必正 （急改口）啊，啊，你再賜一曲如何？

陈妙常 （暗笑）这……既听佳音，已清俗耳，何必初学，

又乱芳声。

潘必正 你也休得过继。

陈妙常 罢了罢。

潘必正 我也一定要请教！

陈妙常 如此我也——敬恭不如从命。(笑。)

潘必正 (同时) 敬恭不如从命。(哈哈！)

陈妙常 (抚琴、吟曲)

烟淡淡兮轻云，

香飘飘兮桂蕊，

叹长宵兮孤冷，

抱玉兔兮自温——自温！

献丑了！

潘必正 仙姑指法精妙，胜于小生十倍矣。

陈妙常 还望相公指教一二。

潘必正 这……方才所谈乃“广寒游”也。虽是出家人所
弹之曲，只是终朝孤冷，仙姑却怎生消遣？

陈妙常 这……(唱摘板)

却不防潘相公有此一问，

待要应承……我怎好应承！

我只得脸儿假狠——(偷看了潘必正一下。)

潘必正 (笑白) 啊，仙姑……

陈妙常 (不理，接唱)

嘴儿装做硬——

潘必正 仙姑，你莫非生气了么？

陈妙常 相公說話，好无来由！（接唱流水）

誰叫你胡亂道全不思忖！
說什么出家人終朝孤冷，
有什么難消遣暗自傷春。
入空門再不問人間离恨，
坐俗事犹如那过眼浮云。
玉潤冰清怕誰來評論，
何用你潘相公如此关心！

潘必正 仙姑啊！（唱搖板）

晨鐘暮鼓青春尽，
黃卷青灯好凄零，
只怕霜凝与露冷，
衾儿枕儿誰共温！

陈妙常 （接唱）

言語輕狂太不過，
不似知書送禮人，
魂主房中去評論——（行強。）

潘必正 啊，仙姑，你往哪里去呀？

陈妙常 去見你姑婆……

潘必正 使不得，使不得！

陈妙常 我要告你一状！

潘必正 （心懷意亂）仙姑，仙姑，小生信口相囑，出言

顛倒，該当打嘴，还望仙姑……寬恕……

〔陈妙常轉身暗笑。〕

潘必正 仙姑啊！(接唱)

望仙姑寬恕我言語无心。

陈妙常 潘相公，下次可敢如此无礼？

潘必正 不敢了，不敢了！

陈妙常 既然如此，恕你这遭。

潘必正 是。

〔沉静片刻，更鼓声。〕

潘必正 天时不早，小生我要告辞了。(犹有期待。)

陈妙常 (冷冷地)恕不远送。

潘必正 (悒然若失)是，我去了。(悒悒地出門。)

陈妙常 (忽又亲切)潘相公，花陰深处，路湿苔滑，你要
仔細行走。

潘必正 (聞言心喜)如此……請借紗灯一用。(欲進門。)

〔陈妙常急关门。〕

〔潘必正茫然。〕

陈妙常 (急取灯，从門內遞出)潘相公，紗灯在此，去吧。

潘必正 (接灯)多謝了。(假做走去。)

陈妙常 (听得外面无声，輕呼)潘相公，潘相公，啊，潘
……(開門偷看。)

〔潘必正回視，陈妙常縮瑟地走下。〕

潘必正 (念)閉晴冷夜虽不定，莫道无情却有情。(不覺
醉，滑了一下)喂，果然滑得紧呀！(下。)

第三場 姑 疑

人 物：老親主、進安。

老親主（上，唱西皮搖板）

骨肉分離十余載，

且喜侄兒到此來。

進 安（上）老姑奶奶，您來啦。

老親主 進安，你家相公呢？

進 安 相公睡覺哪。您等着，我叫他起來。

老親主 天氣甚熱，理應睡個午覺。就託他睡吧。

進 安 那麼着，我陪您說一會兒話。我給您搗搗。

老親主 不必了，不必了。啊，進安，你家相公在此居住，可有什么不便之處么？

進 安 沒有，沒有。這些日子我們相公可高興啦。他愛這兒又幽靜又清涼，真是個念書的好地方。再加上您又待他这么好，真比在家里都強，他說他簡直都不想回去啦。

老親主 只要你家相公能在此處安心讀書，就是住上一一年半載，又待何妨啊。

進 安 話雖如此，我們相公想要長住下去，又怕家里老太爷老太太不放心。本想寫封信去說明此事，可又怕老太爷不愿意……

老親主 也罢，待我親自與你家老太爷修書一封。諒无

不允之理。

进 安 那可就好了。

老观主 啊，进安，你家相公这几日可曾写文章无有？

进 安 我们相公每天都写文章，他每还寻文章的时候，嘴里总是这么妙啊妙啊的，那个劲儿啊，别提够多么得意啦。

老观主 (满意地笑起来) 哈哈哈……若不是来在这清静的所在，恐怕也写不出这等妙处。

进 安 可不是吗！我们相公不但文章写的起劲，抚起琴来，兴致更好啊。老姑奶奶，听说陈妙常陈姑姑也会抚琴，是吗？

老观主 (随口答话) 不错，是的……(心中一动) 啊，此事你怎么知道？

进 安 听我们相公说的呀！

老观主 (轻声) 啊，进安，我来问你：陈妙常可曾到你相公房中来过？

进 安 没有啊。

老观主 你家相公可曾到她房中去过？

进 安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您不会问我们相公去吗？

老观主 唉！我怎能去问他。

进 安 要不然，我给您问去。

老观主 回来！哪个要你多口！

进 安 噢。

老观主 (忽发现桌上的纱灯) 进安，那一纱灯是哪里来的？